

扛著祖靈的筆 畫魯凱

杜寒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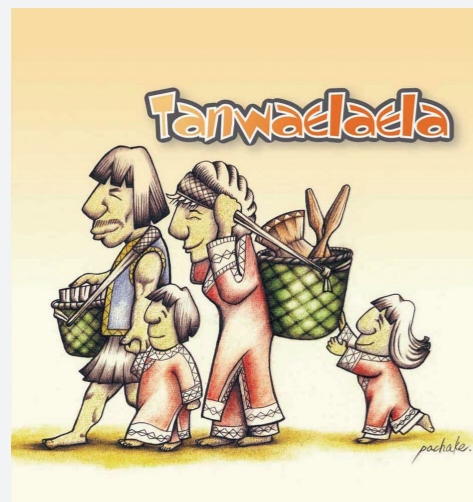
文 / 余威璇 (自由撰稿人) 圖 / 雙豬工作室提供

屏東縣霧台鄉好茶部落魯凱族人杜寒崧 (Pacake)，出生於Kucapungan (又稱舊好茶)，在大約 1 歲的時候，因為遷村的關係，至距離舊好茶 6 公里外的新好茶定居，當時是由 Ina (魯凱族語媽媽或阿姨的意思) 用竹簍攜著下山的。

成長的過程中，父親杜冬振 (Kuale) 為了更好的教育，舉家自新好茶遷居到平地，即便離開部落到都市求學，但在父母親用心的維繫下，不曾切斷與部落的關係，為了要孩子們習慣魯凱的語言，只要回到家裡，總是充滿著母語以及一個又一個舊部落、家族的故事；每逢假日，必定回到新好茶過部落的生活、玩部落的遊戲，並與部落族人互動，讓寒崧和弟弟、妹妹總是期待假日的到來，覺得山上的生活真是快樂！更好奇著爸爸口中舊好茶的樣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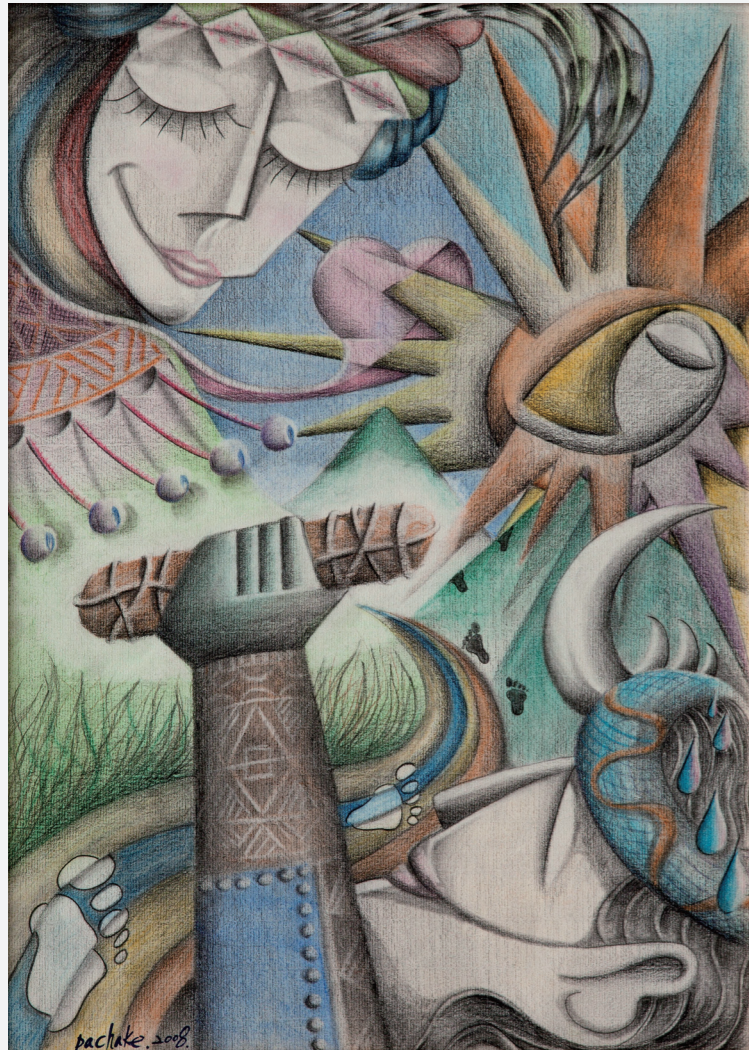
但當寒崧第一次由爸爸領著，走在通往舊好茶崎嶇難行的小徑上，路的另一邊是懸崖，稍有不慎就有墜崖的可能，一路走來，對當時還小的寒崧來說，不僅可怕、而且辛苦，但走在前方的父親，不時的鼓勵著：「快了！就快到了！！」只不過，三、四個小時過去了，父親仍是對著幾乎是以爬行的姿勢前進的寒崧說著：「快到了……」寒崧苦著臉在心裡抱怨著：「從此以後不再上山！！！」但真正到了舊好茶，卻又深深的被舊部落的一切給吸引了，那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感受，原來山林裡處處都是故事！

寒崧雖然沒有在舊好茶成長，但在腦中所思索的、夢中所追尋的，都是舊部落的生活。每當往返新好茶與舊好茶之間，總會花些時間停留在充滿著思念、別離以及祝福的紅檫木 (Tinivai) 下沈澱



- 1 2 3 1-2 杜寒崧於2011年受由屏東縣瑪家鄉美園社區發展協會委託所繪製之插圖，左為美園部落遷移史《Tanwaelaela》封面、右為未經採用之封面原稿，寒崧將故事腳本中美園部落遷徙的艱辛，融入由父母親口述當年舊好茶遷村的經驗所繪製之圖像。為了繪製美園部落遷移史《Tanwaelaela》，寒崧特別返回舊好茶一個月進行創作。
- 3 杜寒崧2013年自畫像





1	2
	3

1 杜寒崧因為思念而繪製爸爸媽媽自戀愛到婚後的故事，圖為2008年作品《瓜樂的奇拿富》。

2-3 2014年杜寒崧返家前所繪製的繪本故事《獄見自己》，9幅原作中的2幅。

自己，想像著沒有機會經歷的年代，同時思念已逝去的Umu（魯凱語爺爺或祖父的意思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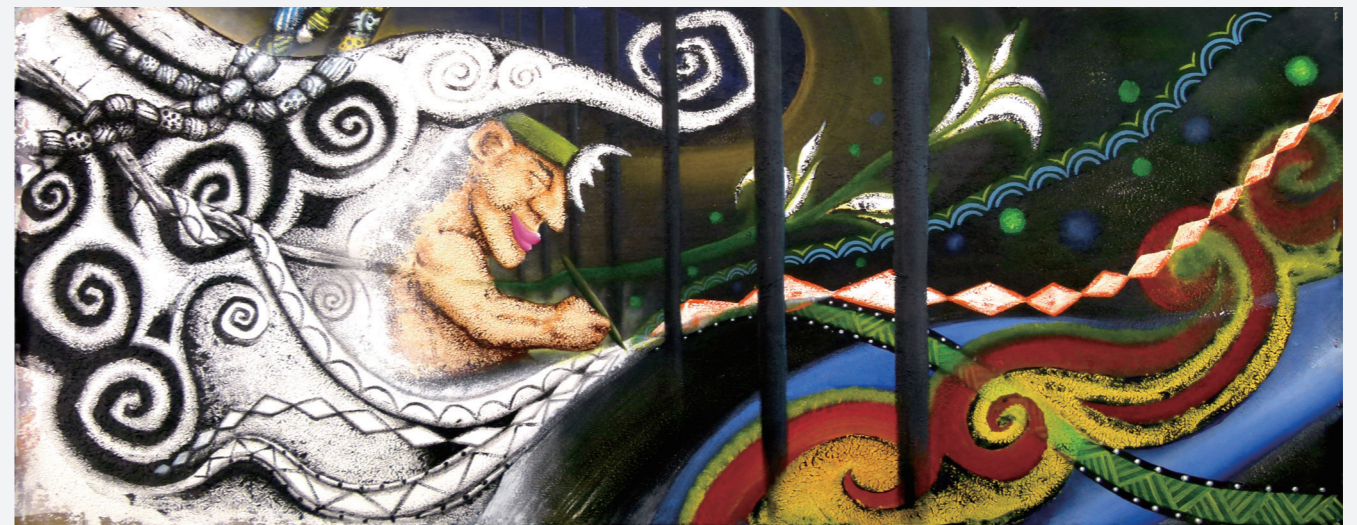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對寒崧最深刻的影響，則是在民國91年因為參與重建石板屋、古道修護等工程，在舊部落與長輩們相處，不僅親身體驗了石板屋文化，學會了打石板的技巧，更學會走動物的路。這年，是寒崧對山林記憶最豐富的一年；也在這年，才打開了他對自身文化的追尋，終而註定一生所思、所念的，都是部落。

繪畫的天份，自小便展露在日常玩樂中，總有朋友自工地撿來長釘，聚攏一票同齡的小朋友，嚷嚷著要寒崧在石板上刻出無敵鐵金剛等圖案，舉凡學校美勞比賽等活動，多半是推派寒崧繪製，

但卻也在這時候，才發現原來他的眼睛和一般人不同，以致於在上色的過程中，總遭遇到挫折與同儕的嘲笑，甚至感到自卑，因此，寒崧拋下畫筆、拿起了酒杯，開始了一段漂泊在酒桌與卡拉OK間的放浪生活。

再度拿起畫筆，則是因為年少輕狂而強制與社會隔離，想家、想部落的心情只能靠畫筆獲得稍微的宣洩與舒解，每當寄圖回家，爸爸媽媽接著便會帶著被畫作感染而掀起的笑意前來會客，寒崧為了爭取更多家人前來會客的機會，因而對於畫畫充滿著積極的動力。

與社會隔離的環境下，更加突顯對家人的思念，寒崧除了為自己的思念而畫，也為同樣處境的



兄弟們繪製、拼組與親友的素描作品，就這樣前後八年的時間裡，繪製了近萬張的人像素描，奠定了更紮實的素描實力。

雖然愛畫畫，但真正跨越天生辨色能力的缺乏、勇敢使用色彩創作，並且同時挑戰超過百號的大幅作品，也是在與社會隔離期間，於2012年首張油彩作品《Ama的刀幫了我很多忙》，同年另融合油彩及壓克力顏料，繪出神話故事《巴嫩公主》。

隔年，於2013年更進一步的開始繪製26幅以壓克力顏料為媒材、合計超過600號以上，關於「愛」與「勇敢」的原創繪本故事《Maca ki umu：伍姆的囁嗒》，敘說熟悉山林中各種訊息、

擁有與大自然互動的智慧，同時懂得分享與付出的獵人們對山林大地的崇敬、對生命的愛與包容、面對挫折的勇敢、面對挑戰的無懼，且部落族人間相互照應、時時不忘祖靈與我們相伴的故事。

暫且不論與社會隔離期間，在種種嚴苛的管理與規範下，進行創作的困難，更遑論大號數與大規模的創作計畫是如何在長官們的支持與協助下，加上寒崧自身對於未來有計畫的累積，同時交雜著汗水與淚水所共同成就的。

在重返社會前，寒崧另以他親身經歷改編的繪本故事《獄見自己》，回首過往荒唐與失序，映照著積極改變且對未來抱持希望的自己，欲藉由《獄見自己》傳遞正向力量給身陷囹圄的受刑人，

而《獄見自己》9幅原作，現留存於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。

在獄中所創作的原創繪本故事《Maca ki umu：伍姆的嘛喳》在2013年底由雙豬工作室獨立出版，隨後寒崧也如期的帶著明確的願景返家，共同與雙豬工作室展開一系列針對繪本的推廣與回饋計畫：如主動寄送予屏東、台東、高雄三地設有本土語言魯凱族語教學之國小及部份國中，以及全台原住民族圖書館資訊館際聯盟，合計近200個回饋單位，並在2014年搭配作者說故事（含母語歌謠教唱及魯凱族語互動教學）的活動，14場針對小朋友的故事巡迴、6場針對成人的創作歷程分享，總參與群眾達1,383人次，力求透過藝術欣賞落實推動語言學習與文化傳承。

此外，《Maca ki umu：伍姆的嘛喳》另受邀參與「2015年台北國際書展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館」展示、入選「2015年義大利波隆納兒童書展 臺灣館主題書區新鮮書」展示，並獲選第三屆屏東精選伴手禮創意生活組之肯定，寒崧另將繪本故事中的內容，創作的族語歌曲〈讚頌勇者之歌〉獲選2015年原創流行音樂大獎第三名；而繪本故事中的部份圖像，先後授權與原住民族電視台「2015年度Station ID主視覺」，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暨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為推動「8月1日原住民族日」之台北捷運彩繪列車之圖像合成，而有不錯的成績。

透過《Maca ki umu：伍姆的嘛喳》的經驗，讓寒崧更加確定將以生動活潑、色彩豐富且淺顯易懂的故事作為媒介，推動多元文化教育，讓不同年齡、不同族群的朋友們，看見並重新認識我們的土地，以及過去先人原始而質樸的靈魂。

此後，不曾改變過的是想要透過畫作，畫出舊部落族人別具特色的體態，還有受到魯凱社會嚴謹的階級制度與道德倫理的規範與約束下，兼具真



誠、浪漫、內斂與可愛的性格，以及日常生活中微小的故事、片片斷斷但發人深省的對話、緊密又溫暖的人際互動、意義深遠的文化祭儀，最重要的是畫出部落長輩們教會種種對祖靈、對文化、對山林、對生命的哲學與態度。

然而，好茶部落除了在民國67年自舊好茶遷村至新好茶外，在民國94年又遭逢海棠颱風與民國96年聖帕等颱風災損，屏東縣政府強制撤離新好茶部落，安置到麟洛鄉隘寮營區，因而躲過98年的莫拉克風災，但新好茶部落140多戶家園遭土石淹沒。

寒崧在災後第一次回到新好茶，美麗的部落被沙石給沖毀了，寒崧因為遭隔離而日夜思念的家，卻成為堆疊著三塊石頭所做成的記號，除了



1 2 杜寒崧於2013年開始創作關於好茶的系列主題「記憶：土堆下的好茶部落」，圖左為此系列的第一張作品（喝酒不開車）。
2 「奶奶的奶奶」。

痛，更多的是不捨，不捨爸爸媽媽大半輩子辛苦建立的家，就這樣流失了，因而促使著手開始創作一系列的鉛筆素描「記憶：土堆下的好茶部落」，寒崧決定要將他長大的地方給畫出來，畫出新好茶天然游泳池、有魚有蝦的溪流、兩天打小鳥的遊戲，畫出隨處可見群聚編織的婦女們、夜裡傳來老人家們的吟唱聲、畫出獵人報信的呼喊聲……畫出過去部落族人們好玩的事，希望能帶給部落一點力量，透過繪畫讓族人忘記悲傷、重拾笑顏，記得曾經有過的歡樂，重拾不受限制的思想以及天真幽默的生命態度。

八八風災後，直至民國99年底永久屋落成，好茶部落被迫第二次遷村至屏東縣瑪家鄉禮納里。但在地理位置的移轉下與部落經濟模式的轉變，寒

崧的創作從「說一個身歷其境的故事」，轉而成為「說一個具有立場、帶有批判的故事」，表述部落青年當下的觀點與感受。

寒崧所有創作的能量，皆出自於與山林、祖靈、部落、族人的情感，而這些情感的連繫，更源自於寒崧的父親杜冬振的帶領，領著寒崧走在崎嶇的山路上，體驗祖先走過的路，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走過，寒崧的創作裡，不會有如此豐富的文化表現；而曾經與社會隔離的日子，正是使得寒崧透過思念，開始珍惜一切所擁有的，若不是在不同的感觸下，再度拿起畫筆、開始創作，也不會發現，原來這是崎嶇路上的美麗收穫！

寒崧註定此生將扛著祖靈的筆，畫魯凱的使命。■